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十四回 談壽夭道經聶耳 論窮通路出無腸

話說三人走了多時，不能穿過嶺去。多九公道：「看這光景，大約走錯了。恰好那邊有個茅庵，何不找個僧人問問路徑？」登時齊至庵前。正要敲門，前面來了一個老叟，手中提著一把酒壺，一個豬首，走至庵前，推開庵門，意欲進去。唐敖拱手道：「請教老丈，此庵何名？裡面可有僧人？」老叟聽罷，道聲「得罪」，連忙進內，把豬首、酒壺放下，即走出拱手道：「此庵供奉觀音大士。小子便是僧人。」林之洋不覺詫異道：「你這老兄既是和尚，為甚並不削髮？你既打酒買肉，自然養著尼姑了？」老叟道：「裡面雖有一個尼姑，卻是小僧之妻。此庵並無別人，只得小僧夫婦自幼在此看守香火。至僧人之稱，國中向無此說，因聞天朝自漢以後，住廟之人俱要削髮，男謂之僧，女謂之尼，所以此地也遵天朝之例，凡入廟看守香火的，雖不吃齋削髮，稱謂卻是一樣。即如小子稱為僧，小子之妻即稱為尼。不知三位從何到此？」多九公告知來意。老叟躬身道：「原來三位卻是天朝大賢！小僧不知，多多有罪。何不請進獻茶？」唐敖道：「我們還要趕過嶺去，不敢在此耽擱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你們和尚尼姑生出兒女叫作甚麼？難道也同俺們一樣麼？」老叟笑道：「小僧夫婦不過在此看守香火，既不違條犯法，又不作盜為娼，一切行為，莫不與人一樣，何以生出兒女稱謂就不同呢？大賢若問僧人所生兒女喚作甚麼，只問貴處那些看守文廟的所生兒女喚作甚麼，我們兒女也就喚作甚麼。」唐敖道：「適見貴邦之人都有雲霧護足，可是自幼生的？」老叟道：「此雲本由足生，非人力所能勉強。其色以五彩為貴，黃色次之，其餘無所區別，惟黑色最卑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此地離船往返甚遠，我們即懇大師指路，趁早走罷。」老叟於是指引路徑，三人曲曲彎彎穿過嶺去。

到了市中，人煙輳集，一切光景，與君子國相倣，惟各人所登之雲，五顏六色，其形不一。只見有個乞丐，腳登彩雲走過。唐敖道：「請教九公，雲之顏色，既以五彩為貴，黑色為卑，為何這個乞丐卻登彩雲？」林之洋道：「嶺上那個禿驢，又吃葷，又喝酒，又有老婆，明明是個酒肉和尚，他的腳下也是彩雲。難道這個花子同那和尚有其好處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當日老夫到此，也曾打聽。原來雲之顏色雖有高下，至於或登彩雲，或登黑雲，其色全由心生，總在行為善惡，不在富貴貧賤。如果胸襟光明正大，足下自現彩雲；倘或滿腔奸私闇味，足下自生黑雲。雲由足生，色隨心變，絲毫不能勉強。所以富貴之人，往往竟登黑雲；貧賤之人反登彩雲。話雖如此，究竟此間風淳厚，腳登黑雲的竟是百無一二。蓋因國人皆以黑雲為恥，遇見惡事，都是藏身退後；遇見善事，莫不踴躍爭先，毫無小人習氣，因而鄰邦都以『大人國』呼之。遠方人不得其詳，以為大人國即是長大之義，那知是這緣故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正在疑惑，每每聞得人說，海外大人國身長數丈，為何卻只如此？原來卻是訛傳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那身長數丈的是長人國，並非大人國。將來唐兄至彼，才知『大人』、『長人』迥然不同了。」

忽見街上民人都向兩旁一閃，讓出一條大路。原來有位官員走過，頭戴烏紗，身穿員領，上置紅傘；前呼後擁，卻也威嚴；就只腳下圍著紅綾，雲之顏色看不明白。唐敖道：「此地官員大約因有雲霧護足，行走甚便，所以不用車馬。但腳下用綾遮蓋，不知何故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等人，因腳下忽生一股惡雲，其色似黑非黑，類如灰色，人都叫做『晦氣色』。凡生此雲的，必是暗中做了虧心之事，人雖被他瞞了，這雲卻不留情，在他腳下生出這股晦氣，教他人前現醜。他雖用綾遮蓋，以掩眾人耳目，那知卻是『掩耳盜鈴』。好在他們這雲，色隨心變，只要痛改前非，一心向善，雲的顏色也就隨心變換。若惡雲久生足下，不但國王訪其劣跡，重治其罪，就是國人因他過而不改，甘於下流，也就不敢同他親近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原來老天做事也不公！」唐敖道：「為何不公？」林之洋道：「老天只將這雲生在大人國，別處都不生，難道不是不公？若天下人都有這塊招牌，讓那些瞞心昧己、不明道德的，兩隻腳下都生一股黑雲，個個人前現醜，人人看著驚心，豈不痛快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世間那些不明道德的，腳下雖未現出黑雲，他頭上卻是黑氣沖天，比腳下黑雲還更利害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他頭上黑氣，為甚俺看不見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你雖看不見，老天卻看的明白，分的清楚。善的給他善路走，惡的給他惡路走，自有一定道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若果這樣，俺也不怪他老人家不公了。」大家又到各處走走，惟恐天晚，隨即回船。

走了幾時，到了勞民國，收口上岸。只見人來人往，面如黑墨，身子都是搖擺而行。三人看了，以為行路匆忙，身子自然亂動；再看那些並不行路的，無論坐立，身子也是搖搖擺擺，無片刻之停。唐敖道：「這個『勞』字，果然用的恰當。無怪古人說他『躁擾不定』。看這形狀，真是舉動浮躁，坐立不安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看他們倒像都患羊角風。身子這樣亂動，不知晚上怎樣睡覺？幸虧俺生天朝，倘生這國，也教俺這樣，不過兩天，身子就搖散了。」唐敖道：「他們終日忙忙碌碌，舉止不寧，如此操勞，不知壽相如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向聞海外傳說，勞民同智佳國有兩句口號，叫作：『勞民永壽，智佳短年。』原來此處雖然忙碌，不過勞動筋骨，並不操心；兼之本地不產五穀，都以果木為食，煎炒烹調之物，從不入口，因此莫不長壽。但老夫向有頭目眩暈之症，今見這些搖擺樣子，只覺頭暈眼花，只好失陪，先走一步。你們二位各處走走，隨後來罷。」唐敖道：「此處街市既小，又無可觀，九公既怕頭暈，莫若一同回去。」登時齊歸舊路。

只見那些國人提著許多雙頭鳥兒貨賣。那鳥正在籠中，百般鳴噪，極其好聽。林之洋道：「若把這鳥買去，到了岐舌國，有人見了，倘或要買，包管賺他幾罈酒吃。」於是買了兩個，又買許多雀食，回到船上。走了數日，到了聶耳國。其人形體面貌與人無異，惟耳垂至腰，行路時兩手捧耳而行。唐敖道：「小弟聞得相書言：『兩耳垂肩，必主大壽。』他這聶耳國一定都是長壽了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當日見他這個長耳，也曾打聽。誰知此國自古以來，從無壽享古稀之人。」唐敖道：「這是何意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據老夫看來，這是『過猶不及』。大約兩耳過長，反覺沒用。當日漢武帝問東方朔道：『朕聞相書言，人中長至一寸，必主百歲之壽。今朕人中約長寸餘，似可壽享百年之外，將來可能如此？』東方朔道：『當日彭祖壽享八百。』若這樣說來，他的人中自然比臉還長了。——恐無此事。」林之洋道：「若以人中比壽，只怕彭祖到了末年，臉上只長人中，把鼻子、眼睛擠的都沒有地方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其實聶耳國之耳還不甚長。當日老夫曾在海外見一附庸小國，其人兩耳下垂至足，就象兩片蛤蜊殼，恰恰將人夾在其中。到了睡時，可以一耳作褥，一耳作被。還有兩耳極大的，生下兒女，都可睡在其內。若說大耳主壽，這個竟可長生不老了！」大家說笑。

那日到了無腸國，唐敖意欲上去。多九公道：「此地並無可觀。兼之今日風順，船行甚快，莫若趕到元股、深目等國，再去望望罷。」唐敖道：「如此，遵命。但小弟向聞無腸之人，食物皆直通過，此事可確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當日也因此說，費了許多工夫，方知其詳。原來他們未曾吃物，先找大解之處；若吃過再去大解，就如飲酒太過一般，登時下面就要還席。問其所以，才知吃下物去，腹中並不停留，一面吃了，隨即一直通過。所以他們但凡吃物，不肯大大方方，總是賊頭賊腦，躲躲藏藏，背人而食。」唐敖道：「既不停留，自然不能充饑，吃他何用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話老夫也曾問過。誰知他們所吃之物，雖不停留，只要腹中略略一過，就如我們吃飯一般，也就飽了。你看他腹中雖是空的，在他自己光景卻是充足的。這是苦於不自知，卻也無足為怪。就只可笑那不曾吃物的，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，他偏裝作充足樣子；此等人未免臉厚了。他們國中向來也無極貧之家，也無大富之家。雖有幾個富家，都從飲食打算來的。——那宗打算人所不能行的，因此富家也不甚多。」

唐敖道：「若說飲食打算，無非『儉省』二字，為何人不能行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如果儉省歸於正道，該用則用，該省則省，那倒好了。此地人食量最大，又易饑餓，每日飲食費用過重。那想發財人家，你道他們如何打算？說來倒也好笑，他因所吃之物，到了腹中隨即通過，名雖是糞，仍入腹內並不停留，尚未腐臭，所以仍將此糞好好收存，以備僕婢下頓之用。日日如此，再將各事極力刻薄，如何不富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他可自吃？」多九公道：「這樣好東西，又不花錢，他安肯不吃！」唐敖道：「如此醜陋，他能忍耐受享，也不必管他。第以穢物仍令僕婢吃，未免太過。」多九公道：「他以腐臭之物，如教僕婢盡量飽餐，倒也罷了；不但

忍饑不能吃飽，並且三次、四次之糞，還令吃而再吃，必至鬧到『出而哇之』，飯糞莫辨，這才『另起爐灶』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他家主人，把下面大解的，還要收存；若見上面哇出的，更要愛惜，留為自用了。」

正自閑談，忽覺一股酒肉之香。唐敖道：「這股香味，令人聞之好不垂涎！茫茫大海，從何而來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地乃犬封境內，所以有這酒肉之香。『犬封』按古書又名『狗頭民』，生就人身狗頭。過了此處，就是元股，乃產魚之地了。」唐敖道：「『犬封』二字，小弟素日雖知，為何卻有如此美味，直達境外？這是何故？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